きみの味方なら ここで待ってるよ／如果我是妳的夥伴 會待在這裡等著妳唷

斑あん無料
維新LIVE後時間點
有斑的語音捏他
轉學生叫あんず 會講話

就斑來說，小孩子是很強的「敵手」。

並不是說真的要將小孩打哭在地，真要那麼做，斑大概只要輕輕揮動手臂就能做到，人類是很脆弱的，孩子是其中特別容易壞掉的一部分。

說是「敵手」嘛，應該是那種不好應付的成分居多吧，類似「奧客」或「怪獸家長」之類的語感，但斑是被懼怕的一方，要說怪物也是自己吧，將這種詞彙按在小孩子頭上實在是很奇怪的事。

偶像要讓客人笑出來，小孩子也是重要的客人，曾經是「流星紫」的那時，小孩子更是重要的支持者，但小孩子看到斑不會笑；懼怕、哭泣、皺成一團的臉，就算被父母牽著手，還是抗拒地退了好幾步，拉不動父母，逃不了。

小孩子再怎麼害怕也不會拋棄自己的父母獨自逃跑，斑覺得這點真的很厲害。

而現在、斑看到了一樣的表情出現在比自己小一歲的女孩子臉上。

在儲藏室裡，斑怎麼看都會忍不住驚訝其瘦小的生物，夏季制服下伸出的纖細手臂奮勇伸直，穿著室內鞋在地板上蹦跳，百褶裙搖曳著。

而這一切，在她看到斑的瞬間僵硬地停止了，她原先舉高的手臂縮在胸口，像是在保護自己的心臟。

她不再跳躍，只有飛揚的灰塵跟不上少女的停滯，夏日高熱的光線斑點灑落在棕色的直長髮上、浮游般地飄盪。

「哎呀，あんずさん，放在高處的東西拿不到嗎？」

如果是她的話，一定找過儲藏室裡有沒有梯子，就是找過了而且沒有，衡量去其他地方拿梯子需要的時間成本之後，覺得「稍微」勉強自己就可以拿到東西，所以才在那裡蹦跳吧。

拿不到怎麼辦呢？其他物品砸下來，弄傷自己怎麼辦呢？

「要我幫忙嗎あんずさん？嗯……果然不要呀，那怎麼辦才好呢……」

小孩子是很敏銳的，可以輕易區分出「真正」的東西，像是在看起來很美味的塑膠食品樣本裡找出能吃的食物，察覺特攝英雄真的面臨危機而喊出加油，或是呀、發現真正可怕的怪物是誰。

而我不是真正的偶像，這一點妳也很清楚吧？あんずさん。

「那麼這樣好了！我把あんずさん舉高高，這樣就算是あんずさん自己拿到東西，不算我幫忙喔！嗯？這樣還是算我有幫忙呀？呃……好難呢……」

如果現在出現的是其他人，她一定會露出坦率的笑容來求助吧。

小孩子的直覺真的很厲害呢。

「嗯？還是要麻煩我，因為妳沒有自己親眼看見上面有什麼，就無法判斷要使用哪些備品，很合理呢！那媽媽我就失禮了喔……唷噫咻！好高好高！」

將手掌托住少女的腋下，斑穩定而緩慢地將她舉高，少女對斑來說一點也不重，肌膚與血肉很柔軟溫熱，但隱蔽在下方的肋骨觸感，斑覺得自己只要稍微用點力，就可以輕易地將其捏碎。

「看得到東西在哪裡嗎？這樣呀，太好了呢！」

※

「妳像現在的女孩子一樣，吃飯只吃一點點耶，不多吃一點可是不會長大喔～」
「在飯後吃水果呀？嗯嗯，很有女孩子的樣子呢～」
あんず不擅長應付三毛縞斑。
說什麼女孩子的樣子，女孩子該是怎麼樣子？聽到這種話，あんず不會真正生氣，也沒有開口辯駁，但時間久了、有種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在心底發酵。還不至於腐爛發臭，但就是讓人不太舒服，最討厭的大概是會在意這種話但找不到理由、也不明白道理的自己。
三毛縞斑說幼稚園就認識あんず了，但あんず想不起來，記不得幼稚園的事不奇怪吧？聽著別人說自己不記得的事，這點也讓あんず不太愉快。

我有媽媽了，你不是我的媽媽，我只有一位媽媽。爸爸媽媽這種事不能開玩笑。
請不要擺出親暱的樣子，我根本不記得你。
說是青梅竹馬，但其實根本對我毫不在意吧？
跟你比起來，我是普通的女孩子沒錯，我辦不到你能輕易辦到的事。

暑假黃昏時分、在製作服裝途中，あんず抬頭看向空無一人的操場。
單槓啊單槓，小時候以為只要自己長大就能夠輕鬆又完美地拉單槓，誰知道幼稚園辦不到的事，變成高中生更加辦不到呢？
あんず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公園，因為沒辦法獨自引體向上而對著父親大哭的樣子，那時體重加諸在掌心、柔嫩雙手摩擦油漆剝落的鐵棒的疼痛，現在仍可以輕易想起。

「あんずさん呀，在玩單槓嗎？」
「……嗯。」
操場中三座並排的單槓中，あんず選了最矮小的一座，她的手臂打直而用力，想要撐起自己的體重。
穿著陸上部練習服的斑在一旁看著她，音量少見地放小了。
「我來幫忙吧？把妳抱起來。」
「……不用了。」
不是自己成功就沒有意義了。
雖然裙子裡穿了安全褲，但あんず還是將腿緊緊併攏，並把裙子整理好才站起身。
不知道為什麼，あんず腦中突然浮現了幼小的三毛縞斑，在幼稚園裡看著哭泣的自己翻著單槓的樣子，那時候的あんず也像現在一樣，因為失敗跌在地上，整個屁股都是沙。
明明連幼稚園有沒有單槓都無法確定，更記不起來斑的反應。他可能也是像現在這樣，很疑惑地看著這裡吧，因為不懂為什麼有人辦不到。
因為沒辦法「天生」就辦得到，所以才要特別努力不是嗎？只辦得到「努力」了呀。
三毛縞沒說話，一天之內第二次伸出手，手掌托起あんず的腋下，輕易地把她舉得比單槓的橫桿還要高。
「……我撐不住自己的。」
「媽媽我呀，看到あんずさん那種『我一定辦不到』的不安表情會覺得很難過。撐不住自己的話，我來撐住就好。」
「……」
「あんずさん就是討厭媽媽這點，對不對？沒有啦開玩笑的——」

三毛縞斑哈哈大笑著。
比平時還高的視野望出去，在夏日的斜陽下，一切閃閃發耀。

和你在一起的夏日過於兇暴，如果是你的話應該懂吧。
能與你能共同理解的事物，說不定在此刻、也只有此刻而已。